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一二一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二冊目錄

文學類



文總集

滇南文略四十七卷(二)(卷一八—四七)

清

袁文揆
張登瀛

同纂

雲

南

一

卷一八.....一

卷二九.....二四七

卷四〇.....四九二

卷一九.....二三

卷三〇.....二六九

卷四一.....五一五

卷二〇.....四六

卷三一.....二九一

卷四二.....五三四

卷二一.....六八

卷三二.....三一四

卷四三.....五七五

卷二二.....九一

卷三三.....三三八

卷四四.....五七七

卷二三.....一四

卷三四.....三五八

卷四五.....六〇二

卷二四.....一三六

卷三五.....三八一

卷四六.....六二六

卷二五.....一六〇

卷三六.....四〇二

卷四七.....六五〇

卷二六.....一八三

卷三七.....四二四

後序.....六七〇

卷二七.....二〇四

卷三八.....四四八

卷二八.....二二六

卷三九.....四七〇

丹溪文鈔一卷

清

胡鼎輯

樸學齋 六七三

閩墨萃珍一卷

清

不著輯人

香 齋 六九五

赤城別集五卷

民

楊晨纂

台州後集 七〇五

滇南文畧卷十八目錄

明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陳希夷像贊序

贈王通守序

送舒通守序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送陳山楊太守考績序

代送元圖馬大夫之任序

滇南文畧

卷六

目錄

升庵楊太守六十序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送孫太守序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升庵七十行戌稿序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平南集序

守備陳君善職序

看山樓鄉耆燕集序

送方伯佐使獅岡陳公述職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送思梅願君序

送莫丹厓郡守述職序

送莫丹厓郡守考滿復任序

李元陽

李元陽

李元陽

滇南文畧

卷六

目錄

二

滇南文畧卷十八

雲南叢書集部之七十九

萊陽初願園

吳縣潘芝軒

江都蕭霖雨

保山袁典儀

河陽段琦
保山袁典儀
蒙化張登瀛
阿迷楊緯文
保山石堽

序

初刻杜氏通典序

李元陽

祐作書二百篇為綱凡八曰食貨曰選舉曰職官曰禮曰樂曰刑曰州郡曰邊防序第相因之旨斯在矣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一

通篇以治術二字作骨

敘作通典之所緣起與通典一書之有用數語已盡

按唐書本傳祐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精於吏治不事職察相民利病而上下其計賦君子稱祐治術無缺云先是劉秩撫百家伴周六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固廣其缺參益新禮為二百篇題曰通典夫其事要其理密其識精其言約以詳其見直而達其取類通而測量遠豈儒後生有能手其編而誦之斯可以談當世之務而施於有政矣顧四方無刻本學士大夫轉相抄錄寢以訛舛窮鄉願學之士希潤不得見者或終其身嘉靖丙戌元陽獲讀中秘書手錄一編篋之遊行四方蓋無一日離吾目下丙申以

議論正大筆勢廉悍

不益低徊懷歎

收束謹嚴

御史按閩乃謀於福州守胡君有恒聚諸生十有四人於學官較梓以傳夫科舉之業將以明體達用以教天下乃業者不尚本實而務誇侈於是廣彙標之書盛行於天下士有誦所不當誦習所不必習者博而寡要耗其心力而於當世之務往往正牆面而立吁可哀也鄭夾深作通志畧而通典廢馬端臨作文獻通考而通志隱殆猶少隋珠曰何不為巨齒之盈庫也噫其亦弗思甚矣余為此懼故輯諸儒經務之論凡若干首附次於編以徵通典為經國之要異乎鄭馬之誤矣

典要質實羽翼之功不少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二

陳希夷像贊

李元陽

世傳此爲希夷陳圖南之像都邑人競觀之遂徧海內按宋史本傳圖南名搏亳州真源人日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覽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初棲武當山九室巖服氣辟穀二十餘載移居華山靈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必百餘日不起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至闕下留止禁中復放還山薦加存問宋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觀上益加禮賜號希夷先生上與之屬和詩賦數月賜紫衣還山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端拱初忽謂弟子張德昇曰汝可於蓮花峯下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手書表奏辭朝如期化形於谷中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所著有指玄篇八十一章三峯寓言高陽集釣潭集行於世指玄篇發明太極之旨最爲詳密洛陽種放來華山謁先生得太極圖及辟穀之術遂聚徒講學濂溪周茂叔太極圖蓋本於此劉後村詩曰濂溪學得自高僧高僧者號清溪其學出於種放嘗居永之月巖濂溪訪之僧曰再讀書三年乃來濂溪如其言再至與語僧曰須靜坐三年乃來又如其言再至惟見案上

畫一太極圖僧已不知所往矣濂溪遂居巖下元學士虞集又謂康節先天之學實出於希夷然則希夷之爲儒宗彰彰明矣而儒者以其入山不出目爲羽流殊不思道一而已豈有二哉贊曰觀於無始入於重玄演而爲圖則名太極取數皇極則名先天乾坤之秘微公奚宣羲皇之奧微公奚傳老子猶龍孔聖所詮吾於先生日惟其然濂溪康節孰爲之先日無師承烏知二賢烏乎先生天畀斯全千載一人彌久彌妍前半敘事詳瞻後半斷制謹嚴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四

錢柱

洞中時弊

追魂攝魄
之筆不
刻骨三分

皆近代上
等官樣

斷得老

口講指畫
純乎經義

隨手作波
即收繳上

贈王通守序

李元陽

廉吏不恒有於天下者。儉不足也。今天敝衣癯貌。觴水
豆羹。常祿之外。一毫不以入其私。此世之所謂廉吏也。
及夫承挹貴勢。結納兵旅。則取諸民以致其贖。甚或
破長格。越宿例。巧逆逆推。百方糜費。以邀一時賄賂之
譴。出謂彼民曰。吾不爾索已矣。爾之費烏可以已乎。退
又謂人曰。吾惟不私吾橐。即口實無算於廉乎。何傷。又
有以避嫌為廉者。即一啓齒。一投足。可以為生民利者。
十切逃之。若將浼焉。又有以潔已為廉者。隄防止於其
身。而胥吏狺狺以噬彼民。則曰。吾一身不染足矣。一身
之外。吾安能關鑰之哉。夫是三者。皆不得謂之廉。夫廉
者。儉之至。奢之反也。儉者。不私一物。今之儉者。小有利
害。則自私之念。崢嶸於其中。或至病民以媚世。是猶不
免於奢。安在其能儉也。古之人。一介不以取人。一介不
以與人。可謂廉矣。至其為心。則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
民之寒。猶已寒之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甯空乏其身。苦其筋骨。不忍一日肆然於饑寒無告之
上。蓋無所為而為者。以此立身。即以此敷政。有所為而
為者。律身則然。而敷政則否。噫。此古今人之所以懸絕
也。試思財者。民之心也。吾之所為。廉於吏者。恐傷民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文而筆法

至此方入
題將前數
段議論消
納在內。然
後知布局
之巧。命意
用筆之精。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時蹊
按志王公名朴。貴州清平舉人。嘉靖間任。屢著治吏
方畧。除易門逆賊。王心有大功。而不錄後祀名宦。

2022

送舒通守序

李元陽

士君子之立於天下。不貴有昭昭之節。而貴有冥冥之行。夫士之方仕也。矜名檢重。然諾策驚。礪鈍毅然。以古人自期待。有不屑一世之心。及其境變遇殊。事衰勢去。於斯時也。乃不委於消息盈虛之運。遂一弛其曩日之所為。以剛入者。以懦出。以潔入者。以汚出。廻視其初。有如隔世。人之觀已。蓋成兩人。此豈其勢然哉。其初之所修飭。將以求其所大欲。而非其本心也。是故勢利去而忠衰。於君嗜欲得而信衰。於友嗜道不明於天下。士以聲利相欺。其弊固至此哉。平田舒君。以蜀之雙流令。通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七

守大理郡。通守雖異於令。然階級不甚相遠。舒君在雙流五年。蓋經御史薦已至再矣。國家之制。凡郡縣七品官。經一薦者。例得取京貴。非臺諫。則六品之屬也。獨舒君不得京貴。而得六品半刺。人謂君位不當才。自是將弛其操乎。六品無京貴之望。無乃綴其志乎。乃舒君益自砥礪發憤。不以遠臣自菲薄。人方以此賢之。會有蜀檄雙流。一怨家所譏。人謂舒君特立獨行。孤貧寡助。行且不利。其操其志。尚望其有終乎。而君坦然一節自聞。檄以至罷官。既歷寒暄。取予之際。秋毫無玷。嗚乎。凡今享有鍾鼎之貴。招權納賄。惟日不足。君以郡邑小臣。顧

有聲有色

斤斤焉自振於聲氣之外。然則官之崇卑勿論也。兵法曰。戰北而旗不靡。轍不亂者。有將焉。以君之清心自將。敗者官也。其不敗者我也。吾苟不敗。雖千萬人吾往矣。然則事之敗與成。可勿論也。郡大夫偉君之行。載酒崇藏。寮吏餞之於郭門之外。逸史李元陽為之辭。吏揚解語曰。君歸其廬。不愧屋漏。以儀型其鄉人。大夫有望也。爵三更而別。舒君名魁。別號平田居士。勢利去嗜欲得兩言。可作箴銘。按志舒公名魁。思州舉人。嘉靖間任。以清慎名。祀名宦。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八

原評
黃華老人
占藻洋溢
妙趣橫生

雞足山別王屋山人序

李元陽

山川之雄。散在天下。極遊觀之趣。其道有二。一曰絕累。三日假什。百錢掛杖。寄蹤五岳。此謂絕累而遊。披繡雲而餌丹藥。朝姑射而暮蓬瀛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短晷。知未待也。萬里一官。不求厚祿。此謂假仕而遊。跡陟峒而施朱紱。朝承明而暮清霽者。不與焉。非惡而逃之。人生有分。知不可求也。雞足山在天下之西南。與蜀之峩峩。浙之補陀。山西之五臺。楚之太和。兩河之王屋。並峙宇內。為方士高禪人墨客之所快觀。余曩叨使役。其於天下名勝之地。不遠數百里。皆往觀焉。願於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九

諸山有至有不至。自罷官以來。萬慮滄。歌獨耿耿為懷。以不見為闕者。獨王屋。一山耳。家居七年。始得遊雞足。同遊者二十二人。方休側。逕躋巔。踞石而嬉。分饌相食。自謂茲遊有絕累之意。忽聞林麓金笳。與鳴泉松風相為鳴咽。比至。則王屋山人邢君以贊山川來從吾也。君家本河南。熟遊王屋。偕余倚杖而升至石壁。崢嶸則曰。此似王屋之棧。至崑竇空峒。則曰。此似王屋之洞。佇叢薄。披銀榜。葉榆碧其盈。視雲霞。吁其駭。矚則曰。其王屋之曠哉。入丙谷。穿林樾。義和不能信其時。勾芒不能一其令。則曰。其王屋之奧哉。攀石磴之嶙峋。與猿狖而

文法入妙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十

並技捫石門乎千仞。即聖迹以徘徊。仰而歎曰。噫嘻。此其王屋之所無也。於是罇我大壺。烹以五鼎。余曰。止。金仙之教。食不求美。醉則亂性。矧禹惡旨酒。孟郎聞聲。今既挹沆瀣於天端。飲清虛之勝氣。又烏用炙以為甘。醢而為渥者哉。君乃屏鮮肥而饒溪毛。罷齊瑟而怡喈鳥。已而夕嵐在山。寺磬遞響。谷緬白雲。人亦就睡。君乃與余篝燈淪茗。依翠巖大石而止焉。余問之曰。觀子之器。允宜大受。而不卑小官。殆假仕而遊者乎。君曰。應舉不得。一第思為萬里之觀。以畢初志。云爾。今將躋太華。登岱宗。觀溟渤。求吾廬而止焉。時東方未明。紅旭方吐。憫

鳥兔之推遷。慨滄桑之易邁。乃歌曰。天宇浩浩兮。蕩其無垠。山岳列峙兮。揮乎崔嵬。烟莽迴互兮。峭嶠嶙峋。彤雲斐疊兮。寂其無人。仰沖天之控鶴兮。思飛錫之應真。陟降信宿兮。凌彼星辰。危崎嶇而若足兮。罡風正而忽蹲。羌中天而懸梅兮。闕縹緲以離塵。倘石扇之鉤開兮。吾得還而有為。賓眾香馥以揚烟兮。漱玄玉之芳津。廻揮手以長嘯兮。世車非子之等。偷渾色空以冥觀兮。庶合轍於大鈞。遊道臚目已奇。由絕累而遇假仕。因雞足而補王屋。借賓定主。文境之妙。殆如羅浮兩峯陰晴對峙。用韻

處尤逼真六朝

耦唐江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二

此段設為問答處虛寫

二語觀政之要千古不刊

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前路乃不病于鎖碎

送嶲山楊太守考績序

李元陽

大夫嶲山楊公為大理三年而郡大治明年上天官考績山夫谷民接踵入城市願一覲大夫而以紓其思且詣士人而請曰余郡十易守無如今守之廉而仁者乃若其績天官悉知之乎夫自大夫至而吾鄉閭閻大甯我民罔訟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樹藝被於岡陵斥鹵可田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晴雨而雨而澍若農時矣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遂郡有卻金之吏天官知乎曰否自大夫至而費不損民恩至焚獨危者以安偷者以淳士尊其業工賈坐肆天官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乎曰否然則奚為而考也曰天官以稽會簿書第其勞績矣問者翹然作曰欺余哉余目覩十易守其於稽會簿書奚不能也奚必今守而以此第之哉李子聞之曰嗟哉觀俗於國難觀政於野易不其信乎夫士所謂績非績也民所謂績固真績也天官之考乃不於其真而以績為憑者勢使然也且夫政莫難於無訟道莫大於格天節莫潔於卻金慈莫普於郵鰥之四者公皆有之郡人皆知之山夫谷民能言之然而不書為績者難書也天官不之考也蓋視蔽則眩形俗同則忌異昔者荆人抱璞荆而不售仲尼飯黍侍者哂焉久矣正賞之不

三代下西
京而外西
善二十七
最皆不得
已而為之

以古語唱
歎作收低
獨不盡寓
箴規於含
響亦不盡

見於天下也。而況巧言飾貌之習。維然並興。天官何從
而辨其真也。是故立制以待中人。考其所易。見示其所
易能而已。余故曰。勢使然也。勢成習。習成風。斯天下相
期於稽會簿書之中。而大夫乃特立獨行。後其法令之
所及。而急其法令之所不及。宴然中堂。而坐使四州三
縣之民。曉然得其意於頤氣指使之外。噫。示民以政。入
人淺語。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
法度。大夫之謂與。

以士民天官為緯。以李子為經。曲折奧衍。波瀾壯濶。
謂唐汪庚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按志楊公名仲瓊。洪雅人。進士嘉靖間任。寬平樂易。
民不知刑。遷陝西副使。後祀大理名宦。

降筆起選

探目

得一折筆
元岡身分
乃出

三賢確切

然則解馬
大夫亦非
泛泛

代送元岡馬大夫之任序

李元陽

客有出蒼洱圖視予者。予訝之。謂霄壤間有此奇山水。
所謂奧區奇甸者。非耶。其谿谷巖石之奇詭。即畫所未
盡。固可想而見。令人欲棄百事。往遊乎其間。嘉靖三十
二年。重慶元岡馬大夫。以兵部郎中出守大理。大理其
山點蒼。書載史臣崔佐時與雲南王會盟處也。其水西
洱。河水經載葉榆河者是也。是即圖所得之郡也。予為
元岡喜甚。或謂予曰。元岡能交辭人。望其內充史局。外
典學憲。大理遠郡。處非其宜。元岡其不憚矣。予曰。西漢
良史莫如司馬子長。善賦莫如相如。二賢足跡遍天下。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直

而後其文益奇。雖其才本天縱。而山川風物。固有以佐
之。矧子長嘗游昆明。相如亦游若水。昆明若水。皆大理
近地。然則充元岡之文辭。以進於古人。將不在茲行乎。
余聞之人。由地佐地。以人重。自昔守山水郡者。惟詞人
為雄。蘋川以柳。西湖以蘇。然惟有政。其文益傳。有文而
後。其地益顯。語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貴有政也。元
岡茲行也。可以觀其政焉。然予從元岡遊。非一日矣。望
之而風儀峻整。即之而襟度清曠。聽其言。則愷悌和平。
蓋善人也。夫善人德之聚也。以善人而為郡。彼民亦有
利哉。予知蒼山不增而高。洱水不濬而深。其在茲行矣。

非句淡而
萌旨

治功與蒼山並高。惠澤與洱水並深。其在茲行矣。諸大夫曰。然令書予言以俟。

按志馬公名驥。重慶進士。嘉靖間任性秉清白。務行仁惠。乞養致仕。後崇祀名宦。

文境亦似積川西湖。

由山水說到文詞。由文詞歸到政事。卓有次序。有體裁。有斤兩。卽在唐宋八大家中。亦當獨步一席。後學許憲謹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五

升庵楊太史六十序

李元陽

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達人觀之。若日暮耳。茲非所謂無量壽乎。然則黃髮兒齒。期頤耄耋。與蜉蝣何以異哉。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爲我有乎。然以身爲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爲我則未也。夫耳目口鼻四肢百體。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氣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所謂真我也。而世之人。往往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於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成都太史先生。寓螳川。今壽登六表。仲冬之朔。爲初度辰。從游弟子輩。欲稱觴屬余作文。以爲壽。余曰。先生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後學。請以文喻夫文者。理義之發越也。理義無形。因文而見。理義也。然則真我無形。因身而見。有我。也。謂文以顯理可也。謂文卽理不可也。謂身以顯我可也。謂身卽我不可也。文學之壽。以却計。却壞則變。而理義不隨。却而變也。客起而問曰。詩書所稱於所尊親。往往以壽爲祝。夫豈不知修德。如蜉蝣而願以此願之余曰。壽天形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六

形則陰陽五行司之。可以人禱。故臣為君禱。子為父禱。少為長禱。盡心竭力以冀萬一云耳。若所謂真我之無量。臣雖忠不能以之奉其君。子雖孝不能以之與其親。幼雖愛不能以之讓其長。是故祝願不及也。雖然既祝其壽祺。既願其難老。則其諷動之機。亦自有在。將必謹六用之戶。調五臟之役。使耳目聰明。玄達而省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脈絡甯定而不泄。精神內守而不馳。若然則真我卓然而立。望於往世之前。視於來世之後。尤不足為也。豈直百年旦暮之間哉。然則詩書所稱壽考。蓋其徵矣。有身云乎哉。余居隔千里不能從。滇南文畧

又就益州賦寫出賦之文典切奇巧極矣須着

寫得文如此其大却不是談天龍

恰為學使參政送難

送趙學使參蜀政序

李元陽

嘉靖三十二年春。以雲南提學使趙公陞四川右參政。客有謁余者曰。趙公負一代制章之望。學術儒雅。淵源六藝。觀其為人。蓋長於文者。用之於學校。誠當其才。若參政之職。理六府治穀貨。司水土以養民為務。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昔伊尹之興土功也。長脰者使之舂鑄。強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僂僂者使之塗地。任使效技。各盡分而立功焉。若公者。薦歌聲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乃為當器。今茲之遷。毋乃枉其文而用非其宜乎。余曰。不然。文也者。隨時而發。隨寓而形。不必皆詞章也。是故禹以平水土為文。益以刊草木為文。稷以教稼穡為文。契以正彝倫為文。故凡經紀大事。彌綸治效。皆名曰文。然而禹益稷契之事。君立言其得稱為文者。炳炳烺烺。見於詩書。可考也。謂之文詞可乎。顧其所以為文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公今參巴蜀之政。得為則阜茂廩籍。和鈞關石。不得為則箴調規視。以告司農。矧今邊餉不支。東南告匱。中原之所仰賴。將不在益州矣。乎夫益州之險。財賦之府也。其人則長卿淵雲。觀其賦。蜀都則今日之物產食貨。當與古所云無異。是宜得儒術之臣。搜採圖籍。上下古今。持摭利病。以權國用。向非

倚撫利病
入字何等
注目
是規是範
意在言外

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為公。膺是選。當寧蓋有深意焉。公將為禹益稷契之文乎。抑為長卿淵雲之文乎。惟公擇而取之。非陽所能預也。

文體中之有色澤者

中溪先生詩多宗白蘇。於七子中當讓張楊一。等文則以史漢入。以八家出。與禹山弼山二公適相伯仲。惜年久鐫板無存。即葉榆人士收藏抄本亦鈔揆先。借獲李禹門樹對藏本一帙。不圖遺失。怨艾莫追。茲復力求禹門。覓得序記。又一本亟為選刻。以公同好。且誌予過云。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元

三言抉盡
治弊

此種作用
非王沂公
之志不在
溫飽范文
正公之做
秀才時便
以天下為
己任斷斷
不能
一落千丈
強

送孫太守序

李元陽

大理為郡。雄於滇西。蓋南詔故地。據滇之上游。西控驛國。北制吐蕃。聯山為屏。巨澤為襟。即稱奧區。而賓旅川至。故自設郡以來。綰銅章而稱太守者。皆尚書郎發軔。曹省識高學博。明達治體者。然後為之。及其蒞治。率皆尚威貴猛。厲聲變貌。謂董遠民之道宜爾也。然而政日察。而民日離。今日繁而民日擾。刑日急而民日玩。於是弛察以翕離。省繁以舒擾。緩刑以救玩。然民格其貌而不革其心。從其令而不從其術。信其昔而不信於今。何哉。為其示民以外。而不由衷也。嘉靖間。分泉孫公以真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定守補此邦。始至之日。寮屬傾耳。謂將有所諭也。而公不之諭。百姓延頸。謂公有所誠也。而公不之誠。則見淵默虛襟。坐於堂上。事至而應之。剴然切於幾宜。訟至而斷之。犁然當於人心。不務察而物無遁情。不繁令而事皆就緒。不尚刑而頑梗懾伏。行之期月。湖山內外。旌倪士民。曉然知公之心。如赤子之於慈母。有所恃而得以自安。昔之挾官以侮民。情點以規取者。皆無所施其巧矣。嘻。果何道以至此哉。亦惟一念之至誠惻怛為之根柢云耳。語曰。科條備而民有偽態。言語多而行有不掩。詎不信乎。嘗論循吏。在漢僅稱六人。黃霸在三公之

一轉又有
迴風舞雪
之態

信然則才
雖多亦不
可以言才
點時

其斧藻皇度不為不重而列於循吏西京人材之盛彬
彬多文學之士亦有嘗為守令者甯列於儒林而不列
於循吏其慎重循吏之選有如此蓋治天下未嘗乏才
求其至誠惻怛以出之則難其人耳今去西京千數百
年文法益密民俗益偷於此有能以至誠惻怛為政如
我公者豈易得哉孔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忠之云
者至誠惻怛之謂也秋七月吉公遷職北上諸縉紳設
祖帳餞公於郭門之外欲余有言因序以為贈

由衷即至誠惻怛即孔子所謂行之以忠說來平淡
非有大學問本領不能然則太守亦循吏選哉 魏唐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汪庚識

按志孫公名續綿州進士嘉靖間任

練去

天落墨

此段正如
王景畧捫
虱而談旁
若無人之
慨

見疆項令復

送太和令劉君遷守順州序

李元陽

蜀雅需嘯劉侯歌鹿鳴起家授吾太和令以忠信自持
甫及三年遷順州太守邑之民懷侯之德攀留無從也
其為士大夫者相率賦詩餞之以泄吾民之私而以手
簡授余序余曰昔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觀焉懸
水三千仞圍流九千里魚鱉不能近鼃鼃不能居有一
丈夫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流止之曰難濟也丈夫不以
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能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忠信及吾之出
也亦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自私所以能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而復出也子曰二三子識之亦猶可以忠信之身親之
況於人乎夫自諂諛奔競之俗成天下靡然從之魚爛
河決不可救藥君子每為之太息其間雖有自好者欲
挺特有以自異然大吏挫之行輩忌之來求而不得者
譁之左右前後無非此習雖欲自異卒不可得而異矣
嗚乎世道至此其為險巇豈直懸水三千仞圍流九十
里哉有若吾劉侯其所謂丈夫者乎侯之宰吾邑也自
蒞任之日至遷秩而去一以愛民為主始終一念惟知
有民而已政務宜於民者上官曰不可已必曰可有弗
宜於民者上官曰可已必曰不可有側目於旁而不顧

結亦得體

有誣誦於路而不問。盡已之心。直而行之。惟知有民而已。若侯者。可謂全乎忠信。以自振於風聲氣息之表。而懸水不能使之沉。圖流不能使之溺者乎。余聞之。忠信者。道之異名也。苟由之而不息於道。其庶幾矣。侯行矣。予日望之。

宦海鑒沉溺。忠信涉波濤。如是如是。

按志稱劉公名璧。雅州舉人。嘉靖間任清白慈仁捐俸修葺壇廟。愛惜民力。後崇祀名宦。

滇南文畧

卷八

序

三

升庵七十行戍稿序

李元陽

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瀘至滇。涉路三千。歷四十日。澆浙夜衣。成詩百餘首。題曰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業。乃以書復先生曰。存乎人者。有不物之物焉。老而不衰。窮而不躓。厄而不憫。人鮮能有之。讀先生之詩。則此物勃然躍於吾前矣。夫老則衰者。形也。窮則躓者。勢也。厄則憫者。情也。日形日勢日情。皆物也。遷變而靡常也。彼不物之物。老而不能使之衰。窮而不能使之躓。厄而不能使之憫。歷萬變而不變者也。古之聖賢。疏食飲水。夷狄患難。其樂不改者。用此物也。先生之於詩。其有得於此物乎哉。夫以顛童齒豁之年。憔悴間關。人不堪其苦。猶有忍於迫脅。不使甯處者。是誠何心。而先生之詩。才情之妙。韻勝調雅。昌如軒如。皦如。既不類七十老人語。又不作羈愁可憐之色。此非所謂不衰不躓不憫者乎。士之以文詞自命者。曰是可以不朽。其嘗病之以謂文詞即工。語即有倫。謂之曰不徒作可也。而曰不朽。則未也。蓋不離乎物也。夫所謂不朽者。必在我不朽之物。物外不變於形勢。內不變於識情。其斯為不朽乎。縞之外。能使先生不衰不躓不憫者。是其物矣。幸有以。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西

此物失墜久矣惟不朽者任之

真南文畧

卷八

序

圭

史筆

一路芒寒
色正

大起波瀾
發前人所未發

副使魏材楊公平武定諸夷序 李元陽

嘉靖四十五年逆賊鳳繼祖陰結諸酋以武定叛大司
馬呂公奉行天討維時材臣奮厲並興副使彭城魏材
楊公以飭戎闡滄提兵從事矢鋒雨集炮聲雷迅百里
之內原草為赤賊乃引去涿江而東眾謂賊既過江莫
從踪跡山險逕泄木密巖傾凶危之機孰不寒心公偕
盧公力主窮追深入其阻望影揣情知賊不遠益修戎
器益簡師徒堅壁高壘勢必得賊卒之渠魁授首逆儔
就戮先是姚安土酋高鈞陰與繼祖有約煽動箐夷為
內應楊公察知其情因出彼不意縛詣轅門逆賊此時
真南文畧 卷八 序 圭
折其右臂失望孤立魄奪魂消此則公之識見起卓炳
於幾先者矣今當凱旋所至數郡胥慶以為凶逆既殄
一道廓清固大司馬窮神觀化通幽洞冥之所致而楊
公之敢勇當先算無遺策尤文人中之所僅見理宜標
表以詔無窮於是大理屬郡文武縉紳之士問詞於余
余曰昔者孔子在衛對其君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嘗讀魯論至此掩卷而思曰文武
果二道哉及讀詩至文王之什一則曰伐密二則曰伐
崇夫詩三百皆刪於孔子乃詠歌文王而獨陳其武功
蓋嘗三復之而後得其說矣夫文王之事君子所必具

解得奇創
音節亦古

數觀即紀
載之筆

補筆皆特
筆

神龍掉尾

而兵凶戰危不得已而後用。故他日於門弟子發之日。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夫曰懼曰謀。非文明柔順者。其孰能之。其孰能之。夫司馬董之於上。諸公承之於下。凡以安百姓而敷文德也。公等之深入志在得賊。戒士卒毋抄掠。毋輕動。以人和召天和。故我嘗有慶雲之祥。彼塞致隕星之異。豈非文德之明驗與。然驗非偶然。公非襲取。必學之於素。養之於預。而後能也。昔我康惠公以文事武備。名於當代。我魏材公乃其仲子也。況又有難兄難弟。忠義相期。家學淵源。蓋有所自古之學者。既習其射御於禮。又習其干戈於樂。然後以之服官。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

格高氣懋通首以文人中僅見一語樹骨

文法古奧
慨乎言之
可見此輩
逆狀當日
已滿

平南集序

李元陽

平南集者。紀武功也。大司馬關西蘭谷鄒公。開府雲南。削平夷寇。師旅之間。不乏文雅。或形諸吟咏。或見於品題。諸所著作。流傳人口。及凱旋之日。列郡大夫士。歌功頌德。或勒銘以傳。或鋪敘以贈。各言沾沐庥庇之懷。不一而足。有儒生者。集而為帙。欲陽一言以弁之。陽既卒業。乃仰歎曰。天之愛下民。於氣數欲亂之時。當挺生弭亂之人。以預為之所。不然。生民之類。靡爛滅。靡有孑遺矣。吾南中郡縣。與蠻夷雜居。其負險阻。恃犷悍。以戕害生靈者。往往有之。然未有如鐵索赤石崖。獠諸夷之甚者。嘗聞父老曰。此數種夷。初時盜取田禾。而莫禁也。乃盜野牧之牛羊。又莫禁也。則闖人之戶而掠其有。又無禁也。則當孔道殺行旅而奪之貨。既而虜男女。要令賄贖。既而剖孕婦。烹孩童。初時二三十人為黨。既而千而萬。橫行州縣。造偽印。馳反檄。武吏戍卒。莫之敢撓。嗚乎。寸蚓穿隄。能漂一邑。尺烟泄突。致灰千室。南中夷寇之作。豈非務為姑息。不早防微之所致乎。公初下車。察見其狀。驛聞於朝。赫然振怒。誓不與此賊俱生。冬十一月。大奮其旅。直擣赤石崖。遂襲鐵索川。斬馘巨魁。擒俘巨寇。破其巢穴。焚其林麓。第其罪惡之輕重。而生殺

滇南文畧

卷六

序

三